

2020遇见边关·哨位上的“兵之初”

在我们短暂又漫长的人生时空里，终有无法突破的瓶颈、无法跨越的障碍、无法触及的领域、无法见证的风景。当我们攀上属于自己人生的“喜马拉雅”，必将收获丰厚而极致的人生体验。

对于戍守在海拔5400米哨所的兵来说，他们的“喜马拉雅”也许只是108级台阶。

如果你不曾去过高原，不曾有过高寒缺氧的极限体验，便很难理解攀登者为何要攀登。每一次攀登，都是对毅力、体能、技能的考验，也是对信仰、信念、信心的淬炼。

层层积雪在阳光下折射着耀眼光芒。哨楼脚下营区，新疆军区神仙湾边防连官兵阵阵嘹亮的呼号声，划破清晨的宁静。

哨所海拔5400米，连老鹰都难觅踪影，伫立山巅极目四野，当呼号声停止，高原又回到一片白茫茫的寂静之中。

整齐列队，老兵们面色铁青，被紫外线灼伤的脸庞留下无法褪去的痕迹。刚刚到来的新兵们则略显稚嫩，洁白的脸庞和老兵们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前不久，15名新兵完成了新训结业考核，被分配到神仙湾边防连守防。他们的到来，为这座冰封的“极地哨所”注入新鲜血液，再添新的动能。

新战士的豪情

第一次走上瞭望哨，是人生中的大日子。期待早日为祖国站岗放哨的新兵们，个个都有些“小激动”。

自从上山，新兵们先后通过了高原适应能力训练、富氧训练、高原急救训练等，但他们还面临一个真正的考验——那就是登上哨所制高点、海拔5400米的神仙湾哨楼。

“登上神仙湾哨楼，当一回‘神仙’又如何？”哨所微信群里，有人这样留言，引来大家纷纷点赞响应。

晌午10点，天空明净，吃过早饭，新兵张梦辉、王鑫早早穿戴好装具，在军容镜前相互整理着装。

镜子里的他们，就是自己梦想的样子。抖擞的状态、昂扬的斗志，为了这一刻，张梦辉、王鑫早已蓄势待发。他们在15名战友中各项成绩名列前茅，才拥有了首批上哨的荣耀。此刻，两个阳光男孩互相打气，眼神中闪烁着年轻人特别的风采。

上士马壮走过来，像往常出门训练前一样拍拍他们的肩膀。作为新兵班长，这次上哨，马壮将与两人同行。

张梦辉、王鑫是马壮手把手带出来的新兵。能陪伴他们一起完成军旅人生重要的时刻，他的心里五味杂陈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

张梦辉来自西宁，从小在高原长大的他，适应神仙湾的高寒缺氧不是难事。王鑫则是一个福建娃，过去从未离开家乡出过远门，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，“神仙湾是只有神仙才能待得住的地方”。

“越是空气稀薄的地方，越接近梦想。有没有信心一鼓作气攀到山顶？”马壮给两人鼓劲。

“有！有！”

青春的自信与誓言响彻山间。神仙湾顶有灵，日复一日聆听，已然读懂了战士的豪情。

翻过属于自己的雪山

台阶108级，每级升高30多厘米……这是从营区登上哨楼的距离。

这段距离似乎很远，曾有一位来队军嫂，打算攀登一次哨楼，她一步一挪，整整走了1个多小时。

这段距离又似乎很近，在哨所年龄最长的战士、四级军士长黄海平看来，完成这段上哨路已是他的守防常态，“再难的路，走的次数多了，便不觉得难走了。”

在多数新战士眼中，只要登上这108级台阶，再艰苦的巡逻守防任务都能“扛过去”。为此，新战士们争相到这

对于一名军人而言，攀登，是因为哨所在山巅、责任在山巅；努力成为一名攀登者，是因为他们无比珍视昆仑卫士这个响亮的名字。

这里是神仙湾哨所，这里的上哨之路似乎更加艰难。但完成这一军旅人生重要时刻的战士们，永生不会忘记这段旅程——

那一天，他们攀登上了属于自己的高峰，成为了自己希望的那个好兵！因为那些梦想、勇气和努力，每一个挑战自我的神仙湾哨兵，都值得被致敬！

——编者

里“打卡”，成了4月份神仙湾最特殊的一道风景。

大步登上20多级台阶，王鑫出现了高原反应。心跳加速、喘息急促，他不得不停下脚步。张梦辉脸色发白，站在台阶上，他想要说些什么却没能发出声。按照马壮要求，他大口呼吸调整心率。

“不要小看这108级台阶，必须拿出十二分的恒心毅力。”马壮走在后面，不时鼓励张梦辉和王鑫。

连队有个老规矩，凡是新兵上哨，老兵要走在队伍后面；下哨，老兵要走在队伍最前面。“新兵刚过高原适应期，登上海拔5400米的哨楼执勤，还是很危险。”出发前，马壮反复叮嘱他们，“有什么不舒服就说出来，绝对不可以逞强！”

这是老兵的关爱。1990年，神仙湾新建哨楼和108级台阶，官兵们自己动手，肩挑手抬，用脸盆将水泥砂浆端上山……脸盆端坏了近百个，手套磨破了上千双。4个月后，一座崭新的哨楼建成。从此，这里的海拔高度增加了10米。官兵们用脸盆“端”出了神仙湾的新高度。

几乎每名新兵走上这段台阶，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。那年，来自湖南的战士周宏岩初次上哨就滚落台阶，经过抢救才保住了性命……

为此，哨所延长了适应性训练时间，增加了体能、技能等训练内容。上哨路难行，但官兵们说，走上哨楼，仿佛翻过一座属于自己的雪山。

攀登者的“加油站”

“缓迈步，深呼吸，眼睛看脚下……”2名新兵按照班长传授的经验，继续向哨楼发起冲锋。

十几分钟后，他们抵达一处平台，王鑫缓缓蹲下来休息。

平台上，一个1米多高的氧气瓶，用铁丝牢牢地捆绑在栏杆上。不言而喻，这里是攀登者的“加油站”。马壮赶忙帮助两人轮流吸氧。

缺氧的高原，氧气瓶、氧气袋是可以救命的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这里开始安放一个氧气瓶，马壮曾听班长说过这个氧气瓶背后的故事。

“那里是沈鹏生烈士墓。”顺着马壮手指的方向望去，那里是哨所第一任教导员沈鹏生的长眠地。

许多年前，沈鹏生身患脑瘤，病情突然恶化，在弥留之际他向组织申请：“把我埋在神仙湾，让我陪战友们一起站岗。”在神仙湾那么多年，沈鹏生深知高原环境的凶险，于是在上哨路上为官兵准备一个氧气瓶，便成为他生前最大的心愿……

缺少氧气的神仙湾，四周尽是灰黑、土黄的砂砾。官兵们常常将最珍贵的东西拿来装点美化这条上哨路。去年底，一名老兵从家乡带来几株塑料绿植，摆放在路两边，他对新战友说：“绿色可以缓解疲劳，这是离太阳最近的绿色。”

简单休息，两名新兵继续向上攀登。即将登顶，马壮更加关注两人的身体状况。

走上雪域高原，戍守雪山之巅，就意味着更多的牺牲、更多的奉献。有人说，如果把在高原牺牲官兵的坟墓排列起来，1400多公里的新藏公路沿线，每一公里都埋葬着一名烈士的遗骸。

然而，即便在苦寒高原，官兵们也不乏乐守“生命禁区”的豪情。如今哨所接通4G网络，官兵在冰

峰雪岭也能网上冲浪。新式营房集吸氧、娱乐、战备多功能于一体，连队还建起温室大棚，一畦畦绿叶菜破土而出，这是一代代官兵接续试种20多年的生命之花，用无数青春和汗水浇灌出的绿色希冀。

这一秒刻进生命年轮

攀登在108级台阶上，人的身影如此渺小。

山顶一阵寒风吹来，天空变了脸。大风卷来了雪粒，打在脸上火辣辣的，三人你推我拉，抓紧栏杆。

哨楼就在眼前，新兵们不由加快了脚步。让五星红旗每天飘扬在神仙湾，本来就是哨兵的职责。

“哨所快到了，就在前面，加油啊。”马壮再次鼓励二人，“上了哨楼，那里暖和。”2009年，在上级关怀下哨楼再次翻新，老哨楼在原先基础上加装了保温材料，官兵执勤不再受困于天寒地冻。

最后几级台阶，一只手指了过来。

王鑫抬头，一名戴着上等兵军衔的战友正微笑着看他。他的手冰冷却有力，眼神中透着暖意。

上等兵宋志辉已在山顶执勤数小时了，他脸颊通红、睫毛上挂着冰霜，无论见到谁总是咧咧嘴一笑……

“冰山雪谷一军营，哨卡设在云雾中；筋骨若钢铁铸，神仙在此也难停。”走进哨楼，第一代哨兵留下的诗句，吸引王鑫、张梦辉驻足品读。随后，新兵们跟随马壮、王毅一起完成执勤交接。

“哨兵同志，您的执勤时间已到，请下哨！”张梦辉用尽力气大声说道。他接过钢枪双手紧握，热血涌上胸膛，手中的钢枪变得愈加沉甸甸的……

伫立岗位，瞪大双眼观察周围群山，新兵们仿佛要将这一秒刻进生命年轮。

尾声

人生的重要时刻，应该与家人分享。从哨位上走下来，马壮带领张梦辉、王鑫一起拨通了各自家人的电话。

营院里，高原上热烈的阳光照花了手机屏幕，马壮忙用手机帮他们遮挡。

张梦辉的父亲在视频里告诉儿子：家里很好，家人都健康。“爸妈，你们要注意休息啊！我在部队过得很好，请放心。”懂事的张梦辉，对着手机笑了。

等到王鑫打电话，他的姐姐想尽办法让父亲、母亲和自己在镜头里“同框”：“听说你今天要打电话，爸妈早就让我守在这里……我们都好吧，你自己也保重啊。”姐姐的叮嘱，让王鑫红了眼眶。

轮到班长马壮了。看着妻子在电话旁抱着刚出生的儿子，他紧贴着手机屏幕做了一个亲吻的动作：“替我发个朋友圈，儿子我想你，老婆我爱你！”

马壮的家远在河南漯河。儿子笑笑出生才刚刚5个月，他只在孩子出生时见过一面。马壮说了，他打算年底休假回家一趟，好好陪妻子和孩子，补上自己的一份爱。

战士有坚守、有责任，但战士也有情。登上108级台阶，祖国的壮美山河、家人的思念与期盼，让他们对坚守雪域高原有了新的感悟。

雪野茫茫，战士身姿挺拔，眺望着家的方向，他们身后的雪山更加巍峨。

攀上一百零八阶，昆仑卫士就位

牛德龙 唐帅 本报特约记者 张强

》》》

仰望4月的喀喇昆仑，新的攀登者即将出发。

每年的这段日子，也是神仙湾哨所最特别、最值得记忆的岁月。

云朵低垂，薄雾环绕。清晨第一缕阳光如碎金般洒向高原之巅的哨所，群山深处哨楼顶部，五星红旗分外夺目，山巅

哨位君说

晚上10点，某部汽车团的文团长，带领装载着军用物资的车队上了路。

盛副参谋长坐在头一辆车上，文团长在最后一辆车上压阵。一路上，车队有序地前行，还算顺利。凌晨4点，天空突然下起大雪，而且越下越大。

路面的能见度越来越低，盛副参谋长在对讲机里向文团长请示：“报告团长同志，车队前行困难，司机已无法判断道路上的中心位置，是否停车等候？”

文团长看了看窗外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叹了口气，拿起对讲机发出命令：“盛副参谋长，请车队原地待命，天气和能见度好转后再走。”

随后对讲机里传来盛副参谋长洪亮的声音：“各车请注意，现在由于大雪，前面路况不好判断，为了保障安全，

团长讲的故事

■王培静

牛，保证你们笑出声来。”

他顿了顿，开始讲这个故事——

“2号车明白”“3号车明白”……“30号车明白”。

在这条青藏线上，4月下旬很平常。对老兵们来说，也都习以为常了。对于头一次上线执行任务的新兵们来说，虽然听老兵们说过，还真是感到有些新鲜。

怕官兵们睡着了着凉，文团长通过对讲机喊道：“现在温度太低，千万不要睡着了，这样感冒后容易引起肺气肿，有危险。”文团长想了想又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给大家讲个报告词的故事，不是吹

牛，保证你们笑出声来。”

他顿了顿，开始讲这个故事——

“2号车明白”“3号车明白”……“30号车明白”。

在这条青藏线上，4月下旬很平常。对老兵们来说，也都习以为常了。对于头一次上线执行任务的新兵们来说，虽然听老兵们说过，还真是感到有些新鲜。

怕官兵们睡着了着凉，文团长通过对讲机喊道：“现在温度太低，千万不要睡着了，这样感冒后容易引起肺气肿，有危险。”文团长想了想又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给大家讲个报告词的故事，不是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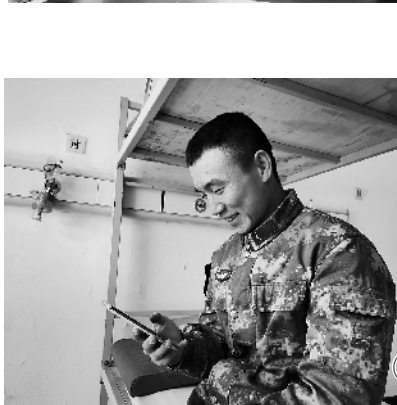
牛，保证你们笑出声来。”

他顿了顿，开始讲这个故事——

“2号车明白”“3号车明白”……“30号车明白”。

在这条青藏线上，4月下旬很平常。对老兵们来说，也都习以为常了。对于头一次上线执行任务的新兵们来说，虽然听老兵们说过，还真是感到有些新鲜。

怕官兵们睡着了着凉，文团长通过对讲机喊道：“现在温度太低，千万不要睡着了，这样感冒后容易引起肺气肿，有危险。”文团长想了想又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给大家讲个报告词的故事，不是吹



图①：张梦辉与王鑫(右)在一起；
图②：三人上哨；
图③：新兵生活；
图④：热；
图⑤：心中的绿意；
图⑥：乐守“生命禁区”。

边关风



冲上海拔6000米，格松格来的“成长报告”

■本期观察 晏良 宋小理

雾色在山巅聚起，弥漫、翻涌、蒸腾，岗巴“高原戍边模范营”二连防区仿佛坠入仙境一般。

越是雾锁山头，越要瞪大眼睛。接到上级巡逻命令，连长梁建国率队出征。队伍中，肩扛“一道拐”的格松格来显得特别，雾气遮不住他脸上的豪情，也挡不住同年兵投来艳羡的目光。

作为巡逻分队中唯一的列兵，他生于高原、长于西藏，二连后很快适应了连队驻地的环境，加之精通藏语、能与边民互通的优势，藏族小伙格松格来在这次巡逻前，对“克哨”信心满满。

递交申请前，格松格来想了很多站得住脚的理由。那天，仰望雪山与五星红旗，他把请战书写在了圣洁的哈达上。

“雪域是我的家，巡逻守防我要冲在前。”这位“00后”藏族小伙的心愿，朴实而热烈，一如高原正午的阳光。

破冰破雪，巡逻车在雪线上碾出两道印痕。

车窗外，雪山若隐若现、绵延无边，梁建国告诉格松格来，过去巡逻靠腿，一趟下来，感觉浑身骨头都要走散架。话锋一转，他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如今，上级连山开路、遇水架桥，大家都乘巡逻车走到半山腰了。不过剩下的路还得靠步行，你一会儿可不能抱怨上哨苦啊。”

巡逻车经过一个垭口停下，梁建国带领战友，在2个坟前排队祭奠。“这里长眠着两名为国捐躯的无名英烈，他们的生平已无从查证……”

坟空地的格桑花迎风摇曳，陪伴先烈守望边防。车过，笛息。垭口又恢复宁静。

前面积雪太深，道路被埋，车辆已无法通行，官兵们下车步行登高。梁建国第一个牵绳而上，开辟通道，格松格来紧跟在他的后边。

随着海拔越来越高，向上挪动几步，就得停下来歇歇脚、喘口气。

走了半个多小时，格松格来的嘴唇便已青紫，尽管从小攀登雪山，但如此艰难的雪山之旅，绝对有些超乎他的想象。

越往上走，气温越低，雪越越滑，体能消耗越大。突然，格松格来脚踩暗冰，身体一个趔趄，失去重心，滑倒在地。他的左手被冰锥划出一道口子，鲜血瞬间流下来……

上士韩兴飞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格松格来的子弹袋，才帮他躲过一劫。

格松格来回头一看，不免暗暗心惊——他的身后是陡坡，一旦摔倒滚落，很可能坠落深渊。

简单包扎，平复心情，继续前行。作为第一次上哨的新兵，格松格来的身体素质虽然比同年兵略好，但与训练有素的老兵相比，还是存在不小差距。当攀登至海拔5500米高度时，格松格来差点吐了。

梁建国“狠心”作出决定：“再往上走会有危险，韩兴飞陪着格松格来原地休息。”格松格来一听，坐在雪地里一个劲儿地掉眼泪。

“巡逻不能点到点，和打败仗有啥区别？如果守在这里，我岂不是成了逃兵！”格松格来率性直言，坚决要求走到点位。

5500米、5800米、6000米……格松格来每前进一步都透着艰难，但每走一步都踏实而坚定。到达目标山口，格松格来是吸着氧气上去的。

云之上，天之下，海拔超过6000米的巡逻点位上，大家哈气搓揉早已麻木的双手。格松格来和几名老兵各自拽着五星红旗的一角，顶着山口呼啸的狂风将国旗小心翼翼地展开。“祖国万岁！”朴实无华的话语，饱含着边防卫士们无比的深情，传递着“极地”勇士们特有的刚强……

老兵缓过劲，用力地点了下头，转过身，向队伍走去。这时，司令员又笑了，战友们想笑却不敢笑，又不能提醒他——原来，老兵回去的这几步走成了“顺拐”，迈哪只脚就抬起哪一侧的胳膊。

司令员还是没有批评他，走到队前，他说：“战友们，你们常年坚守在这山沟里，默默地为国防事业作贡献，我代表组织感谢你们。”

听着团长的讲述，对讲机里传来一阵阵笑声，而后又陷入了一片沉默。又过了一会，有战士说：“这故事肯定是团长瞎编的。”另一个战士说：“是团长怕我们睡着了受凉，自己创作的吧。”

团长哈哈一笑说：“你们不信。一开始我也不信，但有人说这是他自己亲历的故事后，我才信了。你们猜，‘创作’这个故事的人是谁？告诉你们吧，这个老兵，就是我的父亲。他当年戍守过的仓库，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！”